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

詳校官檢討臣宋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㽦

謄錄監生臣朱𤍒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

陳吏治積弊八事疏 萬歷十一年 邱橓

臣謹言臣去國十餘年竊見近日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以朝廷甄别之典為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

廵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淵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托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仍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即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寛大吏詳去任而略現任此舉劾之積弊四

也懲貪之法全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儆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預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

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頻畀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獘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令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隷獨任其汚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令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為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獘七也科場取士舊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衆

効固其職也乃効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冐為恩尊之為
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
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槩見于天下也方今
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
此餽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于外從
而轉移亦不在于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即
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綱痛懲吏弊則風
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　疏入帝從之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奏 萬歷十三年 沈鯉

臣竊惟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無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革除而槩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則皆為我朝缺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有循史職修缺典之奏臣等請先述其略而後及所以當正之故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

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踐位乃削去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高廟實錄遂將建文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略也正統十四年北兵入犯英宗睿皇帝躬馭六師自行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為郕王奉皇太后命監國旋即大位次年八月英廟回鑾後七年復辟是為天順元年其時奸臣石亨輩奏將景皇帝廢為郕王加謚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遂以景泰事蹟附于正統

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附至成化十一年憲宗純皇
帝追體英宗本意始敕廷臣復景帝位號上恭仁康定
尊謚改修陵寢景泰七年事蹟未及釐正此則附錄之
大略也因循以至于今非謂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位
號既復則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
英廟之心而已矣伏讀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
年為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為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
在成祖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絶者而一時宣力歸命

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為掩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于事適足示人以疑故議復革除者非為建文為成祖也議更附錄者非為景帝為英宗也茲皆所不必諱者也方今聖明在上修遺舉墜以宏先德正在此時臣等不敢為更張之議惟將英廟實録中間七年事

蹟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録無相混淆如斯而已至于建文位號詔書中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懸議復亦惟于髙廟實録之末摘出四年事蹟復稱建文年號如斯而已夫以我太祖甫定天下即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謚其主為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主可謚何忍没其號于建文元史且修何可缺其録于景泰且景帝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

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錄而況其君乎況其為
太祖之嫡孫乎慰祖宗在天之靈伸寰海久抑之意彰
微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絕之仁斯舉也實聖德聖政
之第一事也豈獨稱昭代之信史而已耶惟鉅典湮于
累朝而一旦頓復公論關乎萬世而傳信無窮皆出自
人主獨斷非臣等所敢擅擬伏候聖明裁定　奏入下
部議不果行

請宥草除緣坐外親疏　萬歷十三年　溫　純

臣竊查先准兵部咨該廣東道監察御史屠叔方題前事本部覆奉欽依咨行各撫按官通行司府州縣衛所節取御年軍冊備查革除年間被罪諸臣除齊泰黃子澄外其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不拘現在死絕遵奉明旨務查世代遠近接輩來歷明白的確具奏奏免以廣皇仁内有族黨親戚墳宅資產久在戍所者若一概遷移回籍于人情恐有不堪合聽其自便願回者給與免帖放回不願回者給與免帖仍在戍所附入民籍隨

住該衛即將冊內軍名削除不許復行勾提本部仍載入考成簿內通限本年十二月終奏報如原無應宥人數查實咨部不得輕信流移奸人妄告混免等因備咨前任撫臣准經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各清軍守巡海兵等道及各府州縣衛所逐一查議呈詳以憑具題去後未報該臣接管催據該司呈稱依奉行據杭湖紹金衛嚴處七府各回稱所屬州縣衛所並無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無從開報各具印結

繳覆在卷又據嘉興府申稱平湖崇德海鹽嘉善四縣
海寧嘉興二衛所並無前項累遣親故止據嘉興縣申
開應有軍人吳阿真秀水縣申開軍人朱慶員等雖無
明書方孝孺事蹟而有奸惡外親守榛范小孫等係忠
臣方孝孺株連楊任外親累遣桐鄉縣申開軍人仲阿
添等事亦因革除年間忠臣方孝孺株連楊任外親牽
累發遣俱各有據均應一體申斂等因又據寧波府申
稱鄞慈定象四縣寧定昌三衛所俱無前項累遣親故

外據奉化縣申開忠臣戴德彜累遣軍人屠叔保并户絕軍人楊佛童等擬合轉申豁免等因又台州府申稱黃巖天台二縣并台州衛左右中前水軍等所松門衛左右中前楚門等所海門衛外屬前新桃健等所各無應宥軍人其臨海太平仙居寧海四縣台州衛後所松門衛後所海門衛左右中等所各造忠臣方孝孺王叔英鄭恕累遣軍人陳景原等文冊到府理合申詳豁免等因又據溫州府申稱永樂平泰四縣溫金盤三衛海瑞平等所各無前項累遣應宥軍人止據瑞安

縣申開忠臣卓敬累遺軍人徐亞生等到府合行轉申遵例

矜豁等因及准清軍守廵海兵等道各咨覆到司該本司左

布政使袁貞吉右布政使余一龍查得原題止稱革除年間

被罪諸臣方孝孺等並未開有諸臣細名今據各府造到冊

内有忠臣戴德彝王叔英鄭恕卓敬累遺親故隨查得先為

仰遵明詔查録遺忠以彰聖政事該廵按浙江監察御史蕭

具題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陳性善戴德彝卓敬劉璟

鄭恕鄭華王叔英程本立盧原質龔泰盧迥一十二人俱經

禮部覆查遵奉欽依褒表備行撫按二院轉行本司于肖城總建一祠春秋致祭訖為照戴德彝等既與方孝孺俱係已褒忠臣則凡累遺親故通應一體推恩矜宥但有祖充軍役繼復累遺而調併别衛者雖應宥其後衛軍役而原係軍籍隨衛安居多年似不必更張生擾至如原籍有丁盡而户存及丁盡而户絶者均應照列開豁再照嘉興府申送嘉興等縣冊開有方孝孺株連忠臣楊任致累伊外親范小孫等遣戍雖范小孫等非方孝孺親故而遣戍實由方孝孺波及亦

應併免今將各府縣衛非查過累遣軍人姓名來歷分款造
冊現在呈乞本部院再行加覈俯賜會議題請施行等因到
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范議照捐軀盡節人
臣殉國之忠襃往勸來聖主礪世之典革除年間被罪諸臣
方孝孺等節蒙累朝襃崇恤錄所以振綱常表節義者誠千
載之一時矣但諸臣外親族屬連累發遣者尚未矜復似猶
未足以普聖澤而慰忠魂也茲者仰荷皇上俯納部院諸
臣之言特旨查豁綸音一下非惟株連蔓繫久成窮困

喜得更生之幸而凡率土臣民莫不舉手加額感激鼓舞共思殫忠畢義報效于明時矣臣等仰承德意敢不竭力清查以期對揚于萬一今行據該司呈報前來臣等逐一細加查覈除祖充軍役繼復累遣調併一衛者照舊軍籍隨住不必更動生擾外其方孝孺戴德彝王叔英鄭恕卓敬諸臣累遣親故現在著伍供役者似應悉從矜宥以霑浩蕩之恩原籍丁盡户存户絶者均應遵例開豁以免勾擾之害至如方孝孺連累楊任併累

伊外親發遣者雖非孝孺親故而實由孝孺殃及亦應
併請宥豁以宏一視之仁據呈查議的確委無詐冒奸
弊相應具題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將革除年
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累遣親故現在著伍吳阿真等
八十二名連累楊任外親范小孫等十一名併丁盡戸
存戸絶朱阿定等六百九十一名通行本省各該府縣
衛所盡行宥免顧回者給與免帖不顧回者亦給免帖
仍在戍所附入民籍當差該衛削除軍名不許復行勾

擾仍暫行外省直衛所遵照但有營丁在衛者一體查明豁免開除施行庶聖恩廣施忠魂永慰不惟雪彼時株蔓之冤亦且扶萬世綱常之重矣　疏入帝從之

陳十蠹疏萬歷十三年　　余懋學

臣竊惟諸臣之不能容李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嘗保留張居正而忌吳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于中故百姤發于外也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

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蠧為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為誣上其蠧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冡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為招權其蠧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為諱疾其蠧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

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為承望其蠹
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
敢于抗天子而難于違大臣是謂雷同其蠹五我國家
諫無專官令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
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為阻抑其蠹六自張居正蒙蔽
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其蠹七近中外
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
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

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為競勝其蠧八佞諛成風日以寖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言邊帥則等之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吕張復出言及外吏則頌卓魯重生非藉結歡即因邀賂是為佞諛其蠧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為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為乖戾其蠧十也　疏入帝不納

請正文體疏萬歷十四年　　沈鯉

臣准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業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效及今不及嚴禁恐益瀰漬人心浸尋世道其為患害甚于異端蓋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異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為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于世道人心大有關繫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

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于性術也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鈎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于世教也憲宗諭詹事黎淳曰出題刋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為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録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為文何式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窮而用

諸子諸子竊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
語而用之鑿樸散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
其文體尤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為妙以
艱澀不可讀為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為博聞道人
間不必有之言謂為别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
不必合斷聖賢語脉以就已之鋪叙出自已意見以亂
道之經常白日青天之下為杳冥魍魎之談此世間一
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為正大光明之

士作玄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為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
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
乎抑孟子之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豈為無稽之
言乎臣等不以文為重而為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
謂古今書籍有益于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
光通鑑真德秀大學衍義邱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
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宫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
講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彊博雅之

士涉獵羣書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場中式文字取其純正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學宮以為準則非是不得錄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題定有犯前禁者隨即指名參處外其直省提學官各持一方文衡品題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為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為險僻奇怪之文而鄉會

之場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知無是理也乃往時止
于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直省小考則任其變亂程
式置之不問是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
合無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
及各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臣務仰體朝廷德
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乎世道而不得厭常喜
新標奇攬異如復有前項險僻奇怪決裂繩尺及于經
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書語者即使文采可觀亦擿其

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解部考卷容臣等逐一

閱驗咨送吏部以為提調學政官殿最伏乞聖裁　疏

入帝從之

請停礦稅疏萬歷十四年　　温純

臣等近睹時事不勝杞憂竊幸皇上屢禁榷採擾害散

遣隨從虎翼中外臣民舉手加額謂聖明日月照臨停

止可旦夕待也不意叢爾貴州亦遣稅使臣等志在獻

替若徒以一言塞責不求實回天聽是曠官職是昧禍

機是負皇上坐待有事圖之無及臣等之罪將用何詞以解蓋自榷採四出其害則閭閻隱忍已極雖官司未必盡知其禍則官民相向深憂而皇上以為無事歷星變火災水旱民不聊生之地在在有礦稅之役在皇上愛民盛心固曰不忍加派乃有此舉在地方有司官吏則曰奉有明旨誰敢不遵于是或攤之行户或派之經紀或為頭會箕斂或為椎髓剥膚蠅頭錐末雖細不遺肩挑背負無微不及其所進數萬數千皇上以為數止

于此不知特此其一耳而各官役之狼攫侵牟充私囊者十而九也夫攘臂而奪之食弱者必怒于色強者必怒于言悍者必操戈從之矣豈有奪民之財而戕其命能使之束手而待斃乎彼特有所俟而未發耳皇上毋謂臨清儀真激變之後竟亦帖然無足慮也亦毋謂今日解銀幾千明日解銀幾萬可以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也夫多藏厚亡天地大數財聚民散䶂底箴規不可不深長思也在昔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傅稱長國家而

務財用必自小人菑害並至今所用惟不知民艱之中使苟求衣食無賴之棍徒從來大盜往往乗釁待隙今鹽法壞軍餉匱戎馬凋疲顧此失彼山澤之雄樂禍幸亂流散之民有死無生征戍之役沿途肆虐岌岌乎不止釁與隙矣而語目前之多故莫如遼左尤莫如貴州與四川在四川苦採木之役民已喪其樂生在貴州號彈丸之區餉皆資之各省而播酋復肆鴟張為川貴大害皇上惻然西顧方且趣兩省督撫星馳征討以拯塗

炭奈何復從而重困之軍馬芻餉方望內帑給發數十百萬不止而又求數萬之稅于其地與素不產之名馬乎此驅民使之歸播驅商旅使不更出入于滇楚譬如藩垣不培盜必斬關而入病夫垂斃而復飲以烏喙鮮有不立仆者皇上不為封疆計則已苟為封疆計可任網利之徒恣意漁獵以撤其藩垣且益之疾而速其斃乎故語民間愁苦各省礦稅皆宜報罷為生靈命脈計也語及疆事安危則川貴遼左尤宜先罷為國家保障

計也夫生靈之休戚較諸一己之玩好孰輕孰重國家之大計較諸一時之小利孰利孰害别與民爭利而究也必不得享其利又孰與以天下之利還之天下而使一心愛戴疆圉無虞之為愉快耶臣等竊懼時艱不忍徒仰屋空嘆是用昧死而進其狂愚伏乞皇上深維安攘之至計遐覽元元之苦情亟將各省榷税諸使慨然召回于以上綿皇祖之鴻業下荅四海之民心宗社幸甚儻少須時日次第罷遣則乞于川貴遼左用兵之處

先停征稅庶重地免分外之擾征討有底定之期其關繫國家尤非淺鮮惟聖明幸留意焉臣等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乞矜廉吏被誣疏　萬歷十四年　溫純

臣等竊惟國家事有當婉詞曲陳以冀下情易達者有當苦口盡言以求天聽亟回者今事勢景象日急一日臣等敢不盡言伏自皇上礦稅兼行旋以中官李道訐奏逮問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縣知縣吳一元一時

人心錯愕臣等雖身任言責止從九卿陳乞不再為疏煩瀆竊以為舉朝之言公言也必蒙皇上垂聽又恃皇上不詳擾害地方之旨各官役或不敢違若崴事豐登官民相安縱有意外之虞知皇上必暫為而旋即巳之也今據李道訐吳寶秀等遂令寶秀之妻上怖天威下懼夫難脫轉以佐路費不及四金旋即自盡死别遺一幼子呱呱就寄夫寶秀固國家一廉吏也臣等于京察時訪其官大理茹苦有聲今任南康甫十六日偶與李

道齟齬輒遭陷以鄰境奇禍且于桎梏中傷妻不可復生念幼子未必復見祇畏嚴命且泣且行而又重以長途跋涉之艱緹騎縶紲之苦不啻隆冬而遇霜雪之交加也此等情狀南康士民痛惜道路遠近悲憐我皇上聞而知之未有不惻然動念者也臣等聞其體甚羸弱倘付詔獄加以箠楚萬一不支或死杖下縱不即死傳之天下後世將謂皇上以中官爭利之故而致方面廉吏妻死身危不亦輕重失倫甚非朝廷為民設官之意

乎況今異星東墜明屬兵兆徐鳳以北旱二千里麥苗無望民雜草葉以食即如皇上初年布衣祈禱以回天意發倉賑貸以救民窮猶恐無濟于時而礦稅官役方且交錯淄道有掘之地不得則以一條鞭法索之民而民不能堪者有本地棍徒通同官吏指其塜其屋有礦而詐銀入己者有一物而四五稅或稅及于囊資者有搶奪成風官役倡之市棍又假官役以效之利則歸衆名則歸皇上者遍天下皇皇然相欺相爭相仇不至于

竭澤殃民不已也不至于召釁起亂不已也即今輦轂之下商旅罕至况其遠乎郊關之外搶奪公行况其遠乎近儀真太監暨祿又報上新河民蜂擁萬餘幾成大變矣而會徐鳳以北大旱淮揚鹽法阻滯竈丁罷煎徐鳳固從來揭竿聚衆之藪淮揚鹽課尤年例邊餉取給之地也各省稅銀舊所資以充邊餉者亦少半充內帑太半充各官役之囊矣無論軍士枵腹不待脫巾乃見竊恐不軌之民與失意失利之民並起所謂失意之民

林章輩是也所謂失利之民上新河之蜂擁與竈丁是也所謂不軌之民我朝之劉六齊彦名師尚詔輩是也然而不軌之民又因失意失利之民而起縱能撲滅將安所資餉于庫藏匱竭之時即取原奏各官民而盡置之法亦何濟矣蓋天下所最可患者有可修省之時而以為不足畏則可畏者至而修省無及有可挽回之計而以為不足慮則所慮者至而挽回無及臣等誠願皇上之及時以挽之也及時則不過片紙溫綸而風行雷

動立見四海臣民仰頌我皇上即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且其為力甚易不然則其難有萬倍于今日者臣等職在守法竊有感于吳寶秀等之逮而恐天下之夫不能有其妻父不能保其子者不獨一寶秀也又恐今日聚利之禍不獨在官民也故敢以苦口之言進伏乞皇上特霽天顏俯察臣等所言原非過計臣等所慮原出閭閻迫苦真情倘荷天恩憐吳寶秀之廉而矜其苦溺發德音放回令復原職臣等之上願也如以業有成命

仍乞聖慈于拏到之日敕下刑部併知縣吳一元從公審實請旨發落俾得保其殘生因停礦稅收回原差各省中官及各官役以收人心以弭禍兆以保治安之休于無疆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疏入帝不納

乞保聖躬重宗社疏 萬歷十四年 盧洪春

臣伏見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

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
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
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
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藉藉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
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驟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
為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袵席之娱而忘保身之
術其為患更深若乃為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
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于

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尊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宫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為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宫燕閑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冀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　疏入帝震怒命治罪杖

六十斤為民

請嚴言官曠職之罰疏 萬歷十五年

李懋檜

臣竊見給事中邵庶論誠意伯劉延世波及言者欲杌絕之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于上畿輦之間子弑父僕殺主人情乖離于下庶以為海內竟無可言已

乎夫在廷之臣其為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為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諛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劒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為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

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况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睎其章奏多寡得失為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疏入帝責其沽名鐫二秩

劾廠監張鯨疏　萬歷十六年　張沂

臣聞宦官之禍譬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早見豫防拔去本根故免日後之禍臣不敢遠引即如正統時太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權傾危社稷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至今令人切齒寒心此二朝明鑒也皇上臨御十有六年宮闈穆清朝綱整肅文武諸臣兢兢奉法獨有東廠太監張鯨倚仗恩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罪一一有據詔付法司覆究悪黨中外臣民踴躍歡呼咸謂必將翦除元兇以杜

後禍法司閒明奏請邢尚智等俱奉旨處分張鯨姑念
侍奉多年勤勞令痛加省改策勵供事中外聞之大失
所望惡本不除為害滋甚臣恐王振劉瑾復見于今日
矣敢為皇上極言之昔我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極嚴
有罪不赦洪武中一監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即日斥
遣因諭羣臣曰自古英明之君凡有所謀必廣及公卿
大夫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今此宦者
雖事朕日久不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夫監

官僮言及政事未曽挾威逞勢如張鯨之甚也太祖即
日斥去不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太祖當如何處置也
今科道交章法司究問皇上知鯨罪惡屬實即加顯戮
以洩天地祖宗神明之怒猶謂其晚奈何今罪大惡極
者仍處宮闈禁掖之地乎往年馮保招權納賄皇上已
籍没之矣近日宋坤挾詐騙財皇上即斥去之矣張鯨
之惡百倍馮保宋坤擢鯨之髪不足數其罪食鯨之肉
不足報其冤故京師為之語曰寧逢虎狼莫逢鯨張言

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人而不害也皇上英明同符
太祖不難去馮保不難去宋坤何獨難去一張鯨耶臣
伏讀明旨以意斷之邢尚智監候處决謂其黨壞邊事
也使鯨不恣權雖百尚智豈能擬置李登雲張維德發
烟瘴地方永遠充軍謂其受賄縱情欺君賣法也然受
賄賣法孰過于鯨尚智李奇等冒領鈔銀供稱張鯨主
令冒領者既加之罪主令者何獨幸免此臣所未觧也
以為鯨侍奉多年其弄權壞法亦多年矣皇上當深恨

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為痛加省改猶可供事則未聞狠于狼虎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況在宮闈左右安知不包藏禍心乎前數有流傳鯨廣置金寶多方請乞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不信竊謂皇上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並日月豈墮奸詐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復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紛紛遂以此事為真謂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自此始矣伏乞皇上大奮乾綱為法割愛將張鯨重治以儆奸邪以釋羣

疑宗社生靈俱可無恙不然臣恐皇上之聰明聖智竟為此閹誤也皇上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為此閹壞也以一閹官之故而壞聖明之治壞祖宗之法壞朝廷之體天下謂何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所以日夜仰天拊心必欲殄滅此賊而後已也臣職在諫垣君側有惡不爲掃除皆臣之罪故敢直言無諱惟聖明裁察幸甚　疏入得旨這事情已有旨了這廝每欲與張居正馮保報復私意不遂故醜污君父好生無禮著拏送鎮撫司好

生打著究問了來說不許縱情賣法

乾隆御覽之寶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薈

謄録監生臣朱𢢿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一

請保護聖躬疏萬歷十七年

趙志臯

臣謹奏為披瀝悃誠懇祈明聖慎保聖躬以介萬年以衍靈長事臣荷蒙皇上恩寵叨居侍從尋歷卿貳爵位之榮祿養之厚有捐軀難報者豈啻爵祿恩寵而已哉蓋自有此身以來皇上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此身非臣之身皇上所賜之身也愛其身而不知愛君之身天

地間之罪人也然自古忠臣愛君頌之曰萬福曰萬壽天保諸詩可詠也愛君而不以古人之心為心非真愛君者也臣不敢也請為皇上陳之臣惟古帝王之御天下能以天下重其身為上天之眷命為下民之共主為祖宗紹鴻業為子孫丕丕基九重端拱非以自恣也有逸慾之戒焉萬方供獻非以自侈也有耽樂之戒焉冶容麗色伐性之斧斤也有荒淫之戒焉崇飲酣歌迷心之鴆毒也有沈湎之戒焉夫是以操存內固血氣順軌

精明堅實壽考無疆周公為成王作無逸述商王不敢荒寧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厥享國長久者益此意也臣近歲以左諭德少詹事侍朝講恭覩天顏和睟聖體康強退而私相喜曰真萬年之令主也今年三月初于邸報中見鴻臚寺接出聖旨朕近因動火免朝四月中又見大學士王錫爵疏奉聖旨覽卿所奏悉見讜言但朕自去年以來動火頭眩輒不耐勞煩欲以靜攝非安逸怠荒臣伏讀之仰見皇上虛懷納言敬德慎

疾臣惓惓之所願望者然私心竊有疑焉皇上春秋鼎
盛精神健旺稍有不和一養旋復何自冬相延至今也
臣謂人身之有水火猶天地之有陰陽心屬離為火腎
屬坎為水水宜升火宜降此水火既濟之理也善養者
清心寡欲俾腎水有餘自然上升制伏離火生津生液
而君火常住不善養者徇情縱慾致腎水不足不能上
升制伏離火為眩為暈而邪火盛行今奉旨久稱動火
臣私心求之得非九重之內可以自肆將逸慾而不之

儆乎萬幾之暇欲以自娛將耽樂而不之節乎嬿婉在側而衽席之愛不能自割乎聲樂在御而麴糵之好不能自克乎有一于此皆足以損真伐和耗傷元氣夫元氣之在人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元氣則精神短少軀體孱弱致疾蓋有由矣伏願皇上念天地祖宗子孫人民之重思古帝王逸慾耽樂荒淫沈湎之戒惜元氣之不可傷而于宫中娛樂燕饗視之若花鳥水石然以寄一時之興行之有節

而不沉溺守之以禮而不放逸則外耗既除内體自固元氣常足而邪火不攻聖躬自爾清泰矣苟為不然則攻取者衆存養者微如火之鑠金也如斧之伐木也良可畏哉年不可恃時不可失願皇上當此富盛之年而調燮以培之則為力也易若他日虧損之後而藥石以扶之則為力也難此在皇上深思而力反之爾宋臣蘇軾有言曰人生之所好者逸慾而所甚好者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臣願皇上信臣之言而已臣

又惟養身莫善于寡慾寡慾必先于清心然人心必有所寄寄于嗜慾則念茲在茲寄于存省則念茲釋茲在存省語云日親日近日遠日疎此有所寄之說也皇上當何所寄哉宋儒真德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臣願皇上日臨講幄常御經筵與二三儒臣講究義理退則將所講經史覆玩而詳繹之務求必得于心則此心寄于學問而他念不足以入之矣又願如常視朝數名三公九卿于便殿商推

庶政退復將所上章奏徧閲而深省之務求必察其故則此心寄于治道而他好不足以奪之矣内廷之中非外臣之所得預又當擇其内臣之忠謹者給事左右以侍旦夕之起居以護燕間之遊息取其箴善規過察其導慾獻諛由此自朝至昃必警必戒無以内逸妨外勞無以十寒勝一暴自然聖慮日清嗜慾日寡聖躬無不强固矣非天下臣民之幸哉臣待罪南都寔叨近侍願獻忠于皇上久矣秪以官非言責而匡扶朝政指陳時

事則大小臣工前後臺諫俱已言之臣何敢復瀆天聽至于保護之義臣寔頇有責焉而一念忠愛之心耿耿不容以自已也夫言及乘輿則畏禍者忌事關宮壼則遠嫌者疑臣顧不畏斧鉞而冒言之臣之罪也然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焉拂心之言治國者資焉臣乃直披肝膽而力陳之臣之愚也舍其罪以取其愚臣之所大幸也惟皇上垂擇焉臣無任祇慄祝願之至　疏上得旨覽卿奏知道了

論公用舍疏萬歷十七年

逯中立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于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于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以來未有上下異情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臣睹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名疏中所云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臣不敢謂其皆皭然君子然而為君子者多也而偶以一事

固執一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跧伏田間壯志鬱而不伸忠猷蘊而未竟此臣所以深為諸臣惜也方今中外多故苦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為國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感時者有憐才之嘆司銓者有乏才之憂此臣所以深為世道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詆輔臣而去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

臣王錫爵之自觧亦曰有主上親筆臣謂所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即擬自閣臣正大臣為國之忠若所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閣臣之票擬而有心斥逐者為妒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為竊位彼職贊密勿身膺隆眷不補牘力諍而坐視忠良屏棄讒佞鴟張雖間有揭救然而諸臣之擯斥者如故也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臣又深為輔臣惜也今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罷而論者愈多

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即如高攀龍一疏惓惓為國惜才卽部院大臣亦許其顧忠之心矣中外諸臣亦多為之申鮮矣孫繼有譚一名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罰而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于防川聖如虞舜猶察邇言而用之况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諸臣請乎陛下以心膂託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願明諭吏部于先後廢謫諸臣隨材錄用以示大公則君

有容直之名臣無敢言之譽國收多賢之益廟堂無處分之煩衆覊自息輔臣自安矣宋劉安世曰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程子曰朝廷不失于舉錯使議論何名而沸騰釋羣疑而收人心莫要于此然臣又有言焉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尚寳司丞以李懋檜補而不允至于鄒元標慷慨大節海内屬目而不能一日立朝夫以陛下寛仁獨不能容一二直臣乎以輔臣見知于王獨不能爲國用一二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

舌聖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竭力叩閽仰回天聽以妝民譽而樹令名而徒忿衆口之呶呶以歸過于君父此臣所以義激于中不容默默也臣一介草茅蒙拔寘吏垣感時効愚罔知忌諱伏惟聖明裁納　疏入帝怒停俸一年

論修史用人疏　萬歷十七年　逯中立

臣伏見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劉虞夔充總裁官輿論嘖嘖以為匪人臣曰是輔臣援所

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
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臣可無言矣
既奉旨先該吕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
參駁孰為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
深居大内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付定議于部院而
毫不以成心預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歟則
吕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
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歟則是以桃李之私情謬

為推引而奈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鎮輯一方境內士夫所改容而禮者也非巨奸豪宦不以列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寬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宇內才品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真士類所不齒聖世所不容者不即罷

斥已為漏網遺姧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𤕤也為得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𤕤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箝臺臣也則黨護之心化而為機械儻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廢謫諸臣無賜環之日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牘力諍今未能進一君子而先進一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乞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旨當

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休也亦所以成輔臣之令名也臣再維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署取之外僚取之閒廢取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然邪媚如虞奭者首預總裁之選矣第思天下之為虞奭者不少也誇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夤緣干進者亦不少也儻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競之途而開小人仕進之竇耳即掇英擷藻何足以昭法誡而垂萬世哉伏望

原書葉次誤號

諭輔臣及吏部嚴行諮訪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匪人以汚本朝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史可傳不朽矣　疏入帝從之

論邊事疏　萬歴十八年　　王錫爵

臣惟方今文武内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經營與鎮定各當其時今則不然自敵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無復守戰之備一旦烽火乍驚鳴鏑内嚮則當事者亡

羊補牢亦猶未晚而震怖憂惶止辦啾啾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敵之臣搢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嬰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趨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轉和慕效翕然同風遇緩急重難

之事則隅垣內外便分爾我如徹哩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為誅首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拾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略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視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

惚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已知擒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猝睹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法而已臣竊觀目前惟和碩一枝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于今日察彼已之勢審擒縱之宜其策必不出于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

圖招撫使外敵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文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摇于流議毋怵惕于近憂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蒐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文吏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絶諸部盡掃先朝大臣馬文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則非臣所敢持空喙而

保借前著而籌者也方今諸邉戰士有幾習兵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詘于歲儉發帑困于國虛萬一諸部瓦解該邉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為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法莫遽為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略大臣既奉有特旨全付之以諸邉重擔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太

指如敵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敵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敵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嚴敵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闗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寛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豫掣其手足而遥制其事權適足為邉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説殊不知彼出闗而奉之此開闗而款之彼稱南北兄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絶然

不同有如今日攺絃之後士馬誠練糗精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國家之全力具在豈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已惟皇上留意裁擇　疏入得旨覽卿奏具見謀國忠慮邉務重大兵機秘密要須臨事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循畏怯這所議著各該經略督撫等官查照舉行毋得虛文推諉

請止開礦疏萬歷十八年　王錫爵

臣謹題今日該文書官劉宣口傳聖旨開礦一事節經諸人題請如何不見部裏覆來臣等仰見皇上留心國計不勝欽服竊惟天地生財本以資國家之用況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礦必當聚衆聚衆必當防亂現今山西河南間礦徒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爭利隱憂愈不可測且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為

之若開曠止于求利必須計算工本募徒之費若干防兵之費若干與開煎所得之利若干果見出少入多不為虛費而後可斟酌舉行非造次可因民間私請隔境遥度而朝廷便可為之出盲差官議開者也户部所以遲回未覆之意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者恐差官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宣露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臣等惠見如此伏望聖明採擇謹具題以

聞疏入帝不納

陳天下四大害疏萬歷十八年　趙南星

臣謹奏竊見楊巍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黄洪憲輩每陰譏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為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

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諭入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曰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于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致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疏入朝論譁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于是南星以病歸

論輔臣植私黨阻言路疏萬歷十八年　湯顯祖

臣伏見陛下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臣以為言官豈盡不肖葢陛下威福之柄潛為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為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于外于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于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為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鬻獄市薦輔臣乃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

寧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

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

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為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

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

富貴不見為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極二十年前十

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

之政申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

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誡諭輔臣省愆悔過以名天和

肅綱紀天下幸甚　疏入帝怒譎顯祖徐聞典史

備陳邊事疏萬歷十九年　　　　　王錫爵

臣謹題為遠臣戀主特陳邊境遺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誠忠欵已具前疏六條中尚有國家大憂安危大計不可不盡言者臣竊惟方今邊事正在可為而不必強為乃議者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敵日益驕各邊備日益弛臣以為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利無害之事亦豈有算徹首尾之人趙充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瓦解

當時並未嘗追尤首事刻今保安邊境二十年木久而

蠹絲久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哽一咽遂當

廢食惟在講求病源痛加針砭一番將必簡兵必練賞

罰必信順逆必明則三年之艾尚可得厝火之憂尚可

解此臣所謂正在可為者也昨尚書石星與臣言今之

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請遂以唐事諭方回

紇叛盟蹂掠我奉天涇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

禦之一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親入

虜中握手定盟吁可汗萬歲而止今將非有子儀之威而敵非有回紇之桀彼其肯消沮閉藏以言款我而我必欲悍然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爾何不斬爾之酋以獻是樂羊啜子之忠也又曰爾二月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令如此題目譬之清淵布網魚驚寧復敢投此臣所謂不必强為者也從來番漢講和豈有百年臣之初計固亦謂擒恐須臾期于必絶而已絶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為早絶一日可以快一日

之憤恥臣之論則以為晚絶一日可以落一日之便宜夫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邊之不競久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趁彼徘徊塞外信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修戰守之備然則彼歸愈遲我應愈暇彼以款愚我我亦可以款愚彼其功多于匆匆索鬧以愽一時之快心爽口無算也或有難臣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尚書鄭洛之日夜求彼不已急乎臣以為此非求也割土地輸金寶尊酰而禮之扶服而叩之乃真

求矣今虛聲恐喝淡面羈縻實不費國財名不辱國體何以為求即使洛而果求也則桓桓赳赳之夫乃落得借他人之齒牙以措自已之手足人勞而遺我以逸人弱而遺我以強則洛也何乏于諸臣之事而曉曉為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待講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泉𡶶川之二揵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為此皆執之有名據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我過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迴遠未聞侵犯則主客之勢殊

矣而彼懲于敗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異矣據前後夷書現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我復憑何名而據絕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敵終不歸終以言欵我則我終當聽之乎臣以為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馬瘦可待壯草長可待枯夏秋之候更以何辭臣前晚絕之說正待此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奈何臣以為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先主戰

而諸臣卻欲撫此則撩虎出山無弭耳遂馴之理若羈縻在前決絶在後譬之掬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何難收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諸臣言戰言撫各行已志之為兩全臣以為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慮之臣一面防敵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憂同事之不信又一面憂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篙師柁工狼狽無所措手而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

曰敵易與耳卽舉事一不當而何至于危則臣以為古之易敵者王安石韓侂冑賈似道三人及其後如之何也大抵敵性無常彼其内絶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直之名窮狼怒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蚩尤之頭可觸也而徼外雜夷聞之亦且寒心褫魄以朝廷之恩信為不足恃五合六聚兵綎而不觧然則國家之事本非宋而好事者曰趣之入宋耳可不為之深慮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慮危是矣有如敵再款而我再如二十年前

事歲歲增賞以媚之尾閭之泄何時可已臣以為向來增賞雖誤然亦會敵中無釁不能屑屑與爭今事當更始明旨既已譙讓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已賞已加之外不許另索一縑尺帛而將吏有私加媚敵者罰之無赦此改絃易轍百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如此而敵必就約固甚善卽不就約則我終以將少食少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為此又當以義理利害相提而論有如敵果就約則我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

失大信掩其不虞卽不然而熡書鳴鏑之事起堂堂天
朝寧復可以劒鈍而諱割矢弱而廢射也或又有難臣
者曰然則主晚絕之議者不能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
能保必勝矣早與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
彼臣以為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于敗則
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天矣今諸臣偏好言
宋事臣又請以宋事喻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
守澶淵之役王欽若主絕王旦寇準主和熙和之役王

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為干戈一起禍福不細勸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如何且他人勿論即如富弼之侃侃爭獻納非今羣議以為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勇孰與萬全之謀而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即以魏學會薦故尚書宋纁謂臣曰吾觀目前邊才無過鄭洛恐學會前輩重望必不肯為洛下不如俟洛功緒稍見而後用之今纁雖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

嘗聞之乎不意績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曾之為人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遂駁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夢熊臣亦嘗耳剽其膽勇會以爭事見嘲于四川不忍遂挫其舞劍擊楫之氣匆匆議調臣實預聞玆夢熊又見告矣姍笑鄭洛為無能矣葢學曾臣所重夢熊臣所奇然謂學曾忠于臣等則可謂夢熊敢于向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修守督撫之職惟在朝經暮營

某邊置戍某邊給餉何計不煩内帑何策可支百戰此亦儘勾二臣釐事矣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已之事而惟人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夢熊辯姑就學曾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論質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纍纍調發七塞盡騷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移事變兵散民殘學曾能保目所見亦能保目所不見否能裹革横草以致其報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國家之

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令之諫開邊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皆兵而百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以臣為褊心不能容人不知褊心人臣之小過誤國人臣之大戮臣親薦此二臣有如一舉蹉跌貽萬世之悔是誰人誤國也草莽已去之身所惓惓憂念無大于此敢直舉千慮一得步步蹈實之事以禆廟略以釋羣疑惟皇上留聽無

惑社稷幸甚　疏入帝從之

寧夏兵變疏萬曆十九年

趙志皐

臣謹題昨晚兵部尚書石星接到總督魏學曾書揭並延綏總兵密揭為叛賊哱承恩陰遣人勾引套夷為外援致套夷入來寧夏城外住已助玉泉營之戰勢甚猖獗夫寧夏鎮城後倚賀蘭山前臨黄河孤懸塞外與敵隔一水在内者據城以叛在外者反來應援則寧夏之城恐非中國之所能有也寧夏居在東西六邉之中寧

夏一失則東西各邊勢相隔絶而敵騎充斥于其中各邊恐無寧日而内地甚為可慮臣見書揭夜寢不寐秉燭具草述陳危急伏望皇上亟下兵部速行總督魏學會議處將有可任聽其選取兵有可用聽其調發一切隨機應變且聽便宜行事務期内勦叛賊外退強敵使敵人之勢不合則寧夏之鎮城可完而邊鎮可以無憂矣兵部尚書石星見敵人久據戎騎復侵欲自請兵以往念套夷皆受中國撫綏或宜以朝廷威德或誘以市

賞厚利令其解散如必不然則督率各鎮調兵使之力戰此星一念忠勇之心不遑寧處者也又總督魏學曾疏請鹽菜銀三千兩以資犒賞此何裨于纖毫之用哉語云軍無賞士不往今該鎮調發旁午之際厲兵秣馬之時若非錢糧稍充何以鼓舞士氣更願皇上念事在燃眉仍發帑銀數萬兩以充其費以作其氣此臣汲汲之私也再惟士宜激勸兵貴先聲更祈皇上軫念邉情重大聲息緊急特降敕諭一道獎勞臨陣將吏另發帑

銀萬兩散給各鎮調兵以激勸士心即著兵部行文馬上傳示及今徵選慣戰各將調發邊腹精兵及募義勇敢死之士數十萬不日會集寧夏務期勦滅以寒敵膽臣等書生未嫺軍旅僭陳一得之愚仰贊廟謨萬一統希聖裁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寧夏事並陳時政疏　萬歷十九年　趙志臯

臣謹題今早該文書官李文輔口傳聖諭詢臣等以寧夏之事臣等仰見皇上軫念邊陲至意又思寧夏兵變

以來凡有章疏奏上不踰時輒發擬票又兩敕將士以安其心又不靳帑銀數十萬以充軍費皇上雖處深宮念切西顧臣敢不具悉以對臣惟寧夏之變其始藉口撫道剝削致塵明旨撫安謂可誨化不宗朝而底定也不意其謀益深祕勢益猖獗迄今三月末下此殆不可不深為之慮者夫變起于降人哱承恩父子蓄謀已久待釁而動自始事以至今日其謀若有成算其舉動皆有次第其勾外援也出婦女以誘之厚金帛以賂之其

嬰城而守也密遣奸細以招集松套二處志在籍外勢以據寧夏寧夏一失即犯靈州靈州一失即窺關中據關中以臨河之南北可建瓴而下也其詭辭而求撫出賊首以獻也蓋欲緩我師以俟各敵騎之至昨兵部接得陜西巡撫沈思孝書為松套二處因哱賊父子遣以重賄與飲血酒鑽刀下為盟各領兵馬到于寧夏城下不知其數紛布徧野我師雖已過河屯劄城外然因敵騎之集防其夾救不敢攻城又屯住已久糧運艱阻師

老力疲勝負難必臣又先聞之逆賊造爲妖妄之言以鼓惑衆志倡爲不道之語大犯忌諱以摇動人心此其志誠不在小本兵調度于中殫竭心思總督戰守于外畢盡智力皇上爲天地神人之主係中外華夷之望乃今深居九重漫視不顧節經奏請視朝俱未奉旨允行今當邊事孔棘人心皇皇臣等若再不言是臣等順非從過輔導無狀也伏望皇上大奮乾綱即出臨御名兵部并大小臣工面定大計必討此賊則天威所震迅如

雷霆天語所加疾如風雨人心有不鼓躍而將士有不百倍振厲者哉譬如家有外侮必須主人奮迅率衆捍禦然後心力齊一鼓舞向前又如太陽一出萬方快覩魑魅魍魎自然潛消臣又維今日之所可憂者不特一寧夏為然變異屢形災荒迭至閭閻之蓄藏空虛賦役繁苛民生憔悴人人有思亂之心在在有觀變之望西北各鎮屢兆情形東南倭奴已報入犯天意人事一時湊合豈為偶然大有可慮皇上謂土宇之廣大足以

制馭法度之森嚴足以束縛哉不然也變亂常起于承平消弭必由于儆戒今日之事格天心挽人事在皇上一念之憂勤而已若臣等有力所當為之事自與諸大臣計議而行不敢不竭其愚以負皇上之委任也臣等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萬歴十九年　逯中立

臣伏見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㫖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為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

也誼不能默默無言臣伏惟陛下念閣務繁劇簡任輔臣不即斷自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博訪旁搜疏名上請公論採之盈庭可否决于聖斷非敢專也亦非取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明在上公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者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陛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遭擯斥士

紳相顧咨嗟咸謂憲成以直道被黜而陛下有不容直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則國家之大政也銓臣者又用舍人之人也邇來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鑨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官之空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今顧憲成又以罪去前者將竭後焉不續人才凋謝可為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檟謝廷宷劉希孟也者則不能

一日為部臣臧否混弁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擢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黜罰幾于無章公議壅閼繁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于此故願陛下虛心而觀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

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益特簡與廷推祖宗朝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之法尤自古而然故舜舉臯陶湯舉伊尹而必曰選于衆今輔臣趙志臯等不稽故典不惟遠圖妄為牽引妄激聖怒郎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偕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竭而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識者抱厝火積薪之憂所幸公道昭白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為長嘆

臣職司獻納冐昧塵瀆非為銓司惜一郎官也為國家惜人才也為國家惜政體也亦顧廟堂之上共捐成心而重為國體人才惜也臣不勝惓惓 疏入帝嚴旨切責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

條陳禦倭事宜疏 萬歷二十年

李頤

臣竊惟倭奴警報業踰半載經本兵區畫諸臣建言如選將增兵造船建臺畫地分守一切戰守機宜不啻詳且盡矣臣受事兩閱月終日拮据奉行不暇何敢復有

陳說特恨島外狡夷輕視中國用是蚤夜殫思圖効一得直攄臆見釐為七條昔霸國用人不鄙九九之數聖明兼聽豈厭卑卑之言伏乞敕下該部酌議倘可採覆議上請旨施行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一安民心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倭警以來中外紛紜盡屬備倭之計臣以拊循為職敢置民生于不講乎況臣所屬州縣大半逼近邊海地多沙磧物產非饒時值軍興粟價頓踊兼頻災之後閭閻愁嘆之聲比比而是如懷柔一

縣土瘠民貧極目蕭索臣查該縣錢糧自萬歷十四年至十七年分所欠柴夫等銀二千六百餘兩知縣賈濬非不苦心追徵而彌望草萊租稅安出舉一邑而其餘可知矣若非破格蠲免所謂財竭而斂不休民窮而令愈急上虐下離威尊命賤竊恐地方之憂不在肘腋而在腹心也容臣督行各道查被災州縣積欠錢糧稍緩者議蠲難緩者改限現年盡數完納毫不許負庶民困稍甦邦本漸固即有外患不足慮矣一省議論臣聞多

指亂視多言亂聽議論多而成功少不獨今日為然也況言倭情者必先述其可畏之狀談倭不啻談虎以致邊氓畏倭不啻畏虎臣前月入境經過固安地方見該縣人心汹汹至欲挈家南徙臣雖再四曉諭恐愚民終莫之信也且倭奴主謀多係中國亡命之徒輦轂之下豈無耳目轉眼春汛警報漸急建論益滋若盡形諸章疏盡數發抄狡賊間之壯氣軍士讀之寒心愚民轉相傳告益重其疑畏而速其離居也臣謂自今以後除科

道及當事臣工建白外其餘條陳倭策者許開具揭帖送內閣發道科掛號送部酌議可行者覆不可者止異日果以何策決勝仍查先日建議之人論功陞賞其罷閒官吏欲借建言起用無甚奇謀秘計通政司不必收受蓋所以安人心亦所以密兵機也一簡鎮兵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古之善用兵者每以寡勝衆固以其有勝算亦以其有勝兵也薊昌宣保四鎮環衛畿輔屯有重兵雖挑選精銳者援遼而存留在邊者獨不可整理備

用乎養兵以備緩急邊與海何擇焉邊報急則以防邊為重倭報急則以防倭為重除昌鎮兵馬護衛陵寢不敢經議外合無豫合薊鎮總兵官無論南北主客料理精兵二萬宣保總兵官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整飭器械訓練戰陣無事之時照常防守汛地一聞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星統前來薊為正鋒宣為左翼保為右翼三枝兵馬逆擊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此常山蛇勢也

倭奴雖狡欲返隻輪得乎今四方精銳行將直擣望京倭奴救死不贍豈能內犯兵法云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日之謂也一嚴城守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之謂也使城而匪高池而匪深何足以言險安可以守國然濠池淤淺乘此農隙挑濬為易若牆垣增高及村鎮建堡雖為保障長策而工費頗大旦暮難完須俟倭警稍息方可次第舉行如教習鄉兵訓練民壯此守城要務各屬業已奉行矣臣巡歷州縣見城垣雉

堞間多聚石塊以便擲擊然投石于下賊不以石反擊上乎是借寇以兵非計也間有貯灰瓶者似矣然瓶大難遠質厚難碎亦非利器也合無令濵海有司相地所宜土可陶者就近起窯募匠燒脆薄砂罐形如小甌腹廣而口狹實細石灰于其中另置一蓋覆其口土不宜者于鄰壤窯户用價收買如法貯聚俟賊將臨城用此擲擊將見罐裂灰揚昏天撲地弓矢且不知避況敢仰面而攻乎價極廉而利用工極省而速成亦守城之一

策也一取強弩臣聞弩者怒也其機甚速其力甚猛故彍弩伏弩連牀弩見于兵法試于古人不可殫述臣見邊防多不用弩恠問其故僉謂強弩難挽弩發一矢弓發三矢不知論遲速則弩不如弓論命中則弓不如弩即不利于戰獨不利于守乎近據總兵張邦奇圖說盡查營路戰車編派緊要海口使車前留隙弩發如雨誰謂非戰勝之具也臣查沿邊臺路間或有之但為數不多邊兵用之不熟遂為間具今江浙閩廣南直隸地方

多産山桑檿柘皆弩材也人習此技即鳥雀微物無不應弦落者合無下令省直各造強弩一萬弩箭百萬分㸃各府開局集事非難停解弓箭弦條加派可免馬上差人陸續解運務汛前完足再令召募善射弩手厚給安家路費使人樂從多則百名少則數十名各令廣帶弩藥蓋弩藥最毒俗謂見血封喉猛虎中之不數武而死倭雖悍厲未必人人如虎也到日分發沿海州縣教習鄉兵守城海上有警徧發行間禦敵倭患既平或發

邊鎮或留京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俟有成功發回原籍願留者聽此一舉也防邊禦倭均有實用矣一備神器臣聞器械不利以卒予敵勦鎮向知防邊不如防倭邊營銃礮神火器具雖頗足用但置設臺路各有正數原無多餘即舊有庫貯一二類皆朽敝不堪無裨于用自倭警以來各道鳩工聚材並手偕作計至汛期種種不啻足矣顧臣所屬地方二千里邊防八百里海岸況防倭之時又當防邊火器為中國長技所謂多多益善

者近者閣臣題議戎器要略中間制作俱戰守利器已經督臣郝杰分行鎮道督造外臣思倭奴最可畏者不過鳥銃耳然鳥銃止于百步之內若魚脊竹牌用布褥裹其外以水濕之卽數十步鉛子不能入也中國大將軍礮遠可六七里三眼銃及火箭遠可數百步以我之長攻彼之短彼敢當我哉臣于遵化另開廠局躬自料理選委中軍叅將陶世臣等調集匠役星夜打造礮一百五十位礮車五十輛三眼銃一千杆火箭二萬枝火

藥二萬斤魚脊竹脾三千面併隨銃礟鉛子什物刻期正月內盡數完報再于豐潤縣局委官陳雲鴻等現造大將軍礟續完者借留五十位載礟滚車五十輛俱聽分發沿海要害以資防禦仍補發價銀勒限作速造完前礟併滚車觧還京營不敢違悮計合用工料大約該銀八千餘兩俱應于備倭馬價銀兩動支今查前銀該薊密永三道分發兵餉及安家犒賞等項猶且不敷欲濟大事豈惜大費合再乞請照數發銀以便接補支用

事完聽該道核實冊報臣覆核具冊奏繳所造銃礮等件平倭之後可用禦邊固不朽器也一重根本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毎詳内而略外非外為可輕葢内為尤重也薊鎮為畿輔肘腋内拱陵京外環山海豈不稱根本重地哉故敵臺烽墩星羅綦布利兵精卒蟻聚蜂屯所以為防衛計者至詳矣自倭警以來容班河間等五營留防天津南北步騎數營調援遼左計前後徵發共二萬七千有奇無論邊長勢分製襟露肘而延袤海岸設

備爲難先設遊擊吳惟忠募南兵二千餘名東駐樂亭專爲防海今且併調出關近雖題議增兵一萬五千而南北召募未必旦夕可集遼者經略部臣議量留兵馬于薊保以資防守兵部覆議仍簡精騎赴遼聽候相機調遣總之爲安内計也竊思進勦有期則兵宜厚集萬一事機未輳按兵待時乞將薊兵一萬一千暫且撤回或以南兵習倭不妨留用臣議豫簡鎮兵者蓋恐倭奴分道入犯援遼精鋭勢難急歸故欲各鎮再爲料理以

備不虞其實邊卒非十分緊急豈容輕調若以出關士馬分派内地海口倭急則防倭邊急則防邊兵不加募防亦可周不然攘外以安内虚内以實外非計之得也伏乞聖裁施行謹疏　疏入帝從之

陳時政闕失疏萬歷二十年　王玉立

臣竊惟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宫人奄竪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闥間儻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

姧竪陛下寵信不疑通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藉藉咸謂義皷弄其間葢義以陛下為城社而外廷之憸邪又以義為城社黨合謀連共禍難量且陛下一歲于簪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于今日者矣夫宮廷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黨緣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姧何以杜旁落

之漸萬國欽輩未嘗忤主而終于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他如李如松麻貴不可為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為本兵並時政闕失之大者惟陛下留意幸察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一